

从阅读到撰稿：我和《美术报》的三十年

■潘丰泉

《美术报》一周一期，每每看下来，“心潮逐浪高”。阅读这份专业报纸，成了我日常画画包括生活的一部分，雷打不动。倘若漏掉某一期，一定得补看，不然少了什么。

很少想过，与美术研究相关的刊物有哪些？不过，那数得出、说得出名称的刊物，大多与发论文评职称有关，且办刊宗旨各有不同，都持有CN或者ISBN，要不带着两种刊号，这又是另一种刊物。

《美术报》属于前一种，尽管它不是一级核心和权威刊物，但融新闻性与专业性为一体的优势性，在各专业报刊中独占鳌头、鹤立鸡群。盛名之下的《美术报》，不断进取，一大批读者是它忠实粉丝，是当年一出场被专业人士一眼相中的刊物。

看了三十年，也算得上是铁杆粉丝。工作单位有订，与几份大报如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排放在一起，后来又觉得这样不够方便，首先，不能一期期准时收看。

在家里或画室，打开一份刚刚由邮局工作人员送到我手里，还散发出油墨香的《美术报》，甚是惬意。有时几十版，沉甸甸，饱览美术界的风云变幻，琳琅满目，有种“坐看云起时”的心情，不出门知晓业内大致，天地大矣。可仔细阅读，随意浏览，一切拿捏、选择由我；二是，像伴着“时评、论说”栏目而来的美文，更多的评论是犀利的文辞和视角独特的内容，让人击掌叫

好，道出一些缠绕在心间里，需要一吐为快的普遍性问题和实质性问题。

《美术报》从一面世，就注定是一份能够与画者和读者同呼吸、共命运的专业报刊，举凡业内圈里的大事小事，一经这份最解风情的拿在手里有份量的报刊发布，便无人不晓。如，一位在业界享有盛名艺术家去世的消息，《美术报》定是以最醒目的位置和多个版面，对逝者生前诸多建树诸多贡献的评述展开，盖棺定论。这是作为纸媒宣传的一部分！

除了是它的粉丝之外，我也试着从专业的角度给它写点什么。2012年春节刚过，我斗胆给心仪已久的《美术报》投稿，题目“另类解读：艺术风格与个性表现”，自知当下刊物审稿大多要一段时间，但又不愿面对这一幕，因稿件多而石沉大海。几个星期过去了，心里犯嘀咕，二千字评论，自觉有点新意，不该被拒绝？那瑕疵出在哪？按捺不住，一个电话过去，编辑部告知若需修改会通过邮件发我。

半个月后的4月1日《美术报》录用了文章，还放在前几版，心里一阵暖意。更未料到，一个月后的5月，《荣宝斋》期刊相中它，通篇转载，加上其它艺术网站推送，甚有热度和亮点，喜出望外之感，油然而生。由于第一篇处女作顺利通过，报纸的整体文风我自当多揣摩、多体验。其实，正式给《美术报》投稿前，有好几年，我读过报纸上评论文，不免突发奇想，何不

以长期在高校教学及创作体会，将日常所思所想，一点点、一块块归纳写成文。《高雅的创作与世俗的娱乐——当下中国画面面观》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写出来的，并发表。其时我负笈西子湖畔，修读于浙江美术学院，一位老师言之是篇好文，可以就这方面多写点东西。就像是第一篇转载及获好评，从另一个角度激励我，之后写评论就像按下启动键，一发不可收地产生出多篇时评，均被采用。

《美术报》自办刊以来，从来对观点新颖针砭时弊的评论，不拘一格大胆采用，绝不是拒奇文于千里之外。是故，带着新面孔的评论家及其文章频频被刊登出来，而不是个别熟悉的老面孔，这才是给报纸输入新血液的正确举措，这才是读后感如沐春风的此报一大特色。一开始，我只是比普通读者多一点专业兴趣去观注，因为从《美术报》这里得出的信息，包涵了各种画展活动，恰是美术人最期待的内容之一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不像现在互联网高度发达，比如京津地集合了当今画坛一流高手的一线城市，还有绘画实力杠杠的八大美院一年一度的毕业生创作展，以及上海、广东这些经济文化发达区域频频的展出，总有不少新的东西出现，是技巧、观念？它们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息？这些的这些，《美术报》能给予回答。

《美术报》是我向外界了解和掌握艺术资源的窗口，信息的及时准确，在当下

尤为重要。作为评论人的一家之言，更要切入问题实质，否则言过其实，更要避免人云亦云，杜绝空洞无物和无病呻吟，远离被边缘化，可以说是当下美术人的普遍需求。我发自内心感谢《美术报》，一份版面只有八开大小的专业性报纸，给了我某种主动权，有感而发写点什么。除了解和掌握报纸上的信息之外，还能各抒己见，发出某种声音，对当下纷纷扰扰的艺术现象，不迷惑、不偏袒，所谓的“兼听则明”。紧扣时代的艺术评论，也能堪担大任。回想我和《美术报》的三十年，前后发了不下数十篇的评论文，包括属于命题约稿的，不少评论转载于《人民网》、《光明网》、《中国文艺评论网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网》、《中国国家博物馆网》等，一篇《晚境与功力》数次转载、引得好评。

如同人们攀援于真理的高峰之上，再俯瞰来路的层层迷嶂，此时让人回味和兴奋的画面不断在脑海中出现。

三十而立，意味着人生事业才真正开始，《美术报》亦是。作为阅读者和撰稿人，希冀它始终瞄准评论风格的多样性，尖锐而深刻，力避一类写得不痛不痒、模棱两可，所谓的八面玲珑的文章，即放在哪都行得通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《美术报》以自身特色，不可替代的强大基因，始终引领风骚。总之借助于传播力度，传递更多新的信息，是所有美术人内心真正的期待。

（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福建校友会会长）



涛声听东浙，印学话西泠 ——西泠印社的国际化之路

■本报记者 俞越

在这个暑假，位于杭州孤山路31号的西泠印社，迎来了多批次的国际友人参观、体验，感受印学文化的魅力。6月，13家驻华境外主流媒体代表走进西泠印社；7月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团参访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并进行传拓体验，在感受百年金石历史的过程中体验传统文化。作为浙江省国际人文交流基地，西泠印社通过深厚的专业素养、一场场精彩的活动向世界展示和推广了杭州、浙江乃至中国的丰富历史文化。

沙孟海社长曾说，所有的印社中，没有一个像西泠那样有强大的覆盖全世界的学术力量。他更是提出要把西泠印社打造成国际印学研究中心，真正发挥引领印风的作用。2012年6月29日，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饶宗颐为印社题下“播芳六合”4个大字，寓意西泠印社的精神像花儿的芬芳一样，散播到世界各地。后来，他又表示：印社社员们要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，要把西泠印社放在世界的视野之中，让人们共享中国篆刻艺术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其实，早在建社之初，西泠印社就在国际化方面迈出了珍贵的一步。1904年筹备成立印社之初，就有日本篆刻家河井荃庐、

长尾甲应吴昌硕之邀参与活动。此后交流不断，以日本、韩国等有篆刻传统的东亚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为主要交流对象。

自2008年起，西泠印社以深化海外文化交流与合作、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，积极实施文化“走出去”，开始举办“百年西泠·中国印”系列巡展，先后走过美国洛杉矶、法国巴黎、意大利罗马、西班牙马德里、匈牙利布达佩斯、土耳其安卡拉、荷兰海牙、斯里兰卡科伦坡、澳大利亚悉尼、捷克布拉格等城市，在汉字文化圈之外的国家，刮起一阵阵西泠之风。如2018年“百年西泠·中国印”西泠印社布达佩斯展开幕，匈牙利是第一个响应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欧洲国家，与中国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均有着密切友好往来，双方都希望通过展览，能够进一步加深两国文化的沟通与了解，翻开两地友好交流合作新篇章。

除了以展览的形式走出去，“保存金石、研究印学，兼及书画”为宗旨的西泠印社还踏出了非常大胆的一步，相继启动“世界印章史”“一带一路·世界图纹与印记”项目，将研究对象从传统印学模式的研究扩展到对图形印、非汉字系统印章的研究，不断建构自身学科体系，更不断拓

展已有的“中国印学”从而形成“大印学”的新格局。2016年，G20杭州峰会时，西泠印社主办了一场“篆物铭形——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”国际学术研讨会，从世界印章史的角度考察其他地域及文化背景中的印章。2018年，西泠印社115年社庆时，又推出了“世界图纹与印记”主题研讨会，不断拓宽印学文化国际化范畴。这些会议、展览吸引了美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国家的专家学者，搭建了一个海内外金石拓片篆刻印章的研究平台。

同时，西泠印社还在各种重大节会、赛事上频频亮相，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，如何让不懂汉字含义的各国领导人感知印文化的魅力？印社有意创新了图形印的概念，为外国领导人篆刻肖像印章。当这批图形印呈现在各国领导人面前时，他们立即被打动了。印以最古朴的形态，完成了最贴近“世界语”的交流。第19届杭州亚运会举办在即，西泠印社积极响应，举办“艺迎亚运 印向未来”系列主题活动，于今年启动“世界图纹与印记：‘迎亚运’非汉字与图形印作品展”征集，并进行了评选，出品第19届杭州亚运会特许商品《荣耀中国·亚运玺》等，通过亚运会的平台，向世界传递中国传统文化。



世纪西泠印社建社120年



“湖上题襟——西泠印社国际人文交流”活动合照

我们可以看到，无论从社员的分布、举办活动的范围、还是它所具有的影响力，西泠印社在事实上已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印学社团。这从西泠印社的516位社员（截止2023年5月）里就能了解一二，除了中国外，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美国、法国、瑞典、加拿大等国家也都有西泠印社的社员。

据了解，西泠印社将搭建与“一带一路”有关的金石拓片篆刻印章创作平台，组织一批西泠印社顶尖的篆刻家，到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和地区去，当地民众就更能感受到中国金石的趣味。

涛声听东浙，印学话西泠。在这一辈西泠印人看来，“印”的天地越来越大。